

狐领

肖建国 著

狐 領

肖
建
国
著

廣
東
省
出
版
集
團

花
城
出
版
社

中
國
·
廣
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狐领 / 肖建国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2. 1
ISBN 978-7-5360-6351-8

I. ①狐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62993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责任编辑：谢日新 李倩倩
封面书法：倪腊松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装帧设计：林露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 14.875
字 数 370,000字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中王

—

有一个夜晚，神堂湾的村民们做了一件庄严而又荒唐的事情。

他们抢回来一个“中王”。

他们不知怎么听说了，外村人要上天角岭抢庙王爷。这还得了！天角岭的庙王爷天生地长，是福庇这一方土地和百姓的。你抢得，我们就不晓得抢么？先下手为强。一声吆唤，神堂湾的村民们连夜就悄悄出了村。天角岭在神堂湾的东南方向，离村不过九里，穿峒过桥，走一道漫坡，到凉亭下。拐过凉亭，一仰头，庙王爷的全身像在淡青色天幕衬托下看得清清楚楚了。可是同时也就看到了，有两队人影，一左一右已经逼近庙王爷。打头的毛狗嗥吼一声，三扑两跳，抢近前去，剪开双臂猛力抱住庙王爷腰身。他张眼看时，也有另外两个人抱住了庙王爷的上身与下

身。那两人，一为坦泉村，一为横塘坳。三人各抱一段，像蚂蟥一样吸附在上面，都不相让。幸得是菩萨身子天生成的三截石料做成，分为上、中、下。这事就好办点。几个年长的坐到一起，抽完几筒烟，便说好了：各村背回去自己抢到的那一截菩萨身子。（阿弥陀佛！菩萨大慈大悲，请别怪罪！）

神堂湾抢到的是庙王爷的腰身。

他们尊这宝贝为“中王”。

中王搬到了村前头的蛇形淖子。蛇形淖子是一座小土坡，前宽后窄，方圆也就三四分地。土坡上有十来莨檀树，十来莨黄杨，十来莨白枫树，还有几十莨酸枣，错错落落、稀稀朗朗地长着。都不高，也不直不粗，却都枯俊，虬劲，树皮焦黑，枝叶墨绿。地下一蓬一蓬地丛生着萱草、蓬蒿、莎草、马鞭草、洗手香，青青葱葱，青里带紫。土坡像一个小岛，三面都是水田，西面一条窄径斜斜地连住村口的大路。大路穿嶂过峡，转东转西，一直通向了山外。这块地方，是因了形如蛇脑而得名的。据说，明朝嘉靖年间一位地生给取了这个名字以后，蛇形淖子香火一时盛了起来。后来便衰了。再后来又盛了。又衰了。六十年一盛衰，百二十年一轮回，便给这一带百姓遗下许多怪秘奇诡的传说，也给这一带百姓许多充满魅力的向往。

蛇形淖子荒废有很多年了。

然而人们抢到了中王，不用谁指挥，不知不觉地就走到了这里来。

放下中王，一个个精神松弛下来，都端平了头，耸动鼻翼，吸进一口清晨清凉而又潮润的空气。每个人都感到了一种兴奋和畅快。

忽然一个人想到了一件事情。接着所有的人也都想到了。便都惊惊惶惶地叫出一声：

“唛呀——”

他们没有告诉兴德爷，没有经他的同意，就去做了这件事。

人们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慌。静默了一阵，有人说：“要去跟他讲一声！”

很多人立即响应：“对的，对的！要讲一声！”

哪个去讲呢？

“时禄哥，”那人喊道，“这要请你出下马！”

时禄窸窸窣窣站起来，点点头，绕过人群，慢慢地在水沟里洗了脚，慢慢往湾里走。

兴德爷不在家，大门却开着。时禄喊了一声，没听见有人答应，便低了头一步一步地往上面走。上完石阶，横过空坪，正一脚门外一脚门里地往屋里去，却不防一团黑糊糊的东西哼唧着紧贴墙脚撞过来，擦着他的脚跟往里头一蹿，把时禄带得往前一跌，鸾心也吓得一冲。他赶忙背靠门扇伸直腰，定定神神一看：一头肥猪。

时禄绷起了喉咙骂着：“你这死猪你这死猪……”

“是哪个？清晨巴早就冲我屋里骂猪？”

外头有人搭腔。时禄转过脸，嘿地一笑：

“兴德爷啊！”

接着双眼一亮：“嗬呀，团鱼！”

兴德爷像截树桩一样堵在门外，两只裤脚扎得一高一低，双腿劈开，肩头的锄头木把下面，吊着一只圆圆滚滚的团鱼。

时禄问：“水库里捉的？”

“水库大坝下边捡的。”

“好财气！”

“好财气！”

兴德爷顺下锄头，一手勾了团鱼，一手捡起一把镰刀朝堂屋中间砸去，又一阵“嗬叱嗬叱”，那肥猪便慢慢横过身子，肚皮一荡一荡地踱过来，从他们跟前出去了。

“屋里坐哪!”

兴德爷招呼时禄。他把团鱼丢在桶里，进屋去拿出刀和丁板，摆在门口石墩上，准备剖团鱼。又舀出半盆清水，不用毛巾，双手合掌捧起，水窸窣窸窣地往脸上扑，声音很响。

他的心情很好。

时禄知道，在这种时候，有什么事但说无妨，很容易进油盐。想了想，便搭搭讪讪地说：“嗨，昨夜里一夜没睡。”

兴德爷问：“做什么一夜不睡?”

“哼，做了一件蠢事!”

“你会做蠢事?”

“是一件蠢事哩!”

时禄就把昨天夜里，如何听到说上湾里下湾里几个村子的人要上天角岭抢庙王爷，本湾里的人如何聚集拢来，如何气愤，如何议论纷纷，自己又如何挡住了要来找兴德爷的村民们，如何代兴德爷作了一个主——这些事情，讲述一遍。讲得口角涌出白沫。

兴德爷听得兴起，几下揩干脸，耸起眼睛问道：“你们当晚就上了山?”

“当晚就去了!”

“抢回来了?”

“当然抢回来了。抢回来一截腰身。我不讲做了一件蠢事嘛!不过说到底也是为神堂湾、为你老人家争到了这口气哪!”

兴德爷塌起了眉梭骨问：“听说天角岭的庙王爷蛮灵?”

“嗨——那是讲起灵。几坨石头，会有什么灵啰!”

兴德爷正经道：“是蛮多人讲，蛮多人信哩!”

“他们要信，那也是以前。现在庙王爷一个身子分开摆在了三处地方，还会有哪个信!”

兴德爷点头：“是也是的!”

他们突然听到一种爪子刮抓木桶壁的声音，便都摆过了头去看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肥猪又转回来了，将肥实蠢大的身躯耸在水桶旁边。桶里的团鱼感受到了一种胁迫，便用脚爪抓擦桶壁，想要逃出桶外。两人盯着看了一会，不做声，也将一种威胁传过去。肥猪感觉到了。不哼不哈，吃力地绕水桶转了个半圆，蹒跚而去。

时禄说：“那这样啰，等下我喊他们把菩萨送回去。”

兴德爷端起半盆水朝坪里用力泼掉，说：“抢了就抢了。抢回来还送什么——不送！”

“你是说让它去啰？”

“让它去！”

“那我就不陪了！”

“走什么！——吃了团鱼去！”

“他们都在蛇形淖子那里，不敢走开，等你的回话哪！我要先去打个转！”

“打转来啰，我等你，时禄哥啊——”

“会来，会来。你进去，兴德爷哎——”

时禄走远了。

兴德爷没有马上进去，还在门口石阶上站了一阵。晨风像泥鳅一样溜软顽劣，撩拨着颈根，好舒服。

二

兴德爷还不老，还不到六十岁。可是湾里人都叫他“兴德爷”。大人、小孩、老婆婆、新媳妇，干部、教师、工匠师傅、做生意的，都这样叫。

兴德爷是村长。

他这村长当得有年头了。村里十多岁的、二十多岁的、三十

多岁的，还有快四十岁的，从懂事时候起，就记得他是在当村长了。这些年来，村长变作社长，又变成队长，和其他的什么长。但村里人一直只认他是村长。兴德爷南人北相，块头很大。窗框脸，窝眼睛，高颧骨，厚嘴唇，一双手巴掌伸出来有簸箕大。他比一般的人都要高出一个头。墟场上千人万人，隔很远就一眼可以看到他。腊月天气屋檐下吊下冰凌，别人要举竹棍去敲，他踮一踮脚，伸手就摘到了。身大力不亏。他的力气大得吓人。挑担，两担叠作一担挑；背树，别人两人抬一根，他一个人扛上肩就走；秋田，田里稻谷收尽了，一张打谷机，他兜底举高托放在肩膀上，一颠一颠就回湾里来了。当然，他是村长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毕竟有限。但是他什么事情都做过。人人都知道他力气很大。人们都记得，村长从来就是雄堂堂威凛凛的。土改时候，兴德爷屁股后头扯一队人，把田里、土里、山里的界碑都拔出来，百多两百斤的界碑，他一个人双手凌空搂起，一块一块过丢。五八年大炼钢铁，他把自家一墩铁砧带头捐献出来，然后把全湾里的铁锅、铁盆、铁勺、铁丝、铁三角架、铁门扣、码钉、牛尾锁、铁钟……搜集拢倾进了炼铁炉。破四旧更显出了他的决心。湾东边的庙拆了，菩萨毁了。家家户户的神龛，都用红砖拌灰浆封严了。墙壁上绘着的神像，屋檐头凸翘起的龙头，床铺架上镂刻的彩凤，朝门口威势赫赫的两尊石狮，都凿了，铲了，敲了，砸了。凿不动铲不脱的，买来雷管炸药，点一炮炸得粉碎。

兴德爷是村长，可是很少有在家里坐着的时候。除了出外办事，其他日子，不管天晴刮风，落雨落雪，他都在田峒里转。他扛一把锄头（好大的锄头），穿一双塑料凉鞋（冷天气就穿长统套鞋），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，清早出门，夜黑归。他一条田埂一条田埂地走过去。哪里被泥鳅黄鳝钻穿了洞眼，挖几锄土，塞死。哪里摊了一堆牛屎狗屎，铲到田里去。小沟小渠给水草烂泥淤塞了，清干净。哪里桥垮了，路烂了，石板塌了，修好扶

正。有时候他也会在好好的田埂边上瞪眼站一会。那是他发现一个泥鳅眼了。他只消甩上一眼，立即就判断出了泥鳅有好大，朝哪个方向钻进去的，钻了有多深。便甩掉凉鞋，踩下水田里去，用右手食指探进泥鳅眼，一蠕一蠕慢慢往里钻。指尖触到泥鳅尾巴了，溜须须的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左手插进泥里包抄过去，哗一声起水，一条活跳跳的泥鳅就暴露在泥面上了。兴德爷捉鱼的本事很大，湾里人都说他很“巴腥”。他看到田里一个小眼，就知道是进眼还是出眼，知道里面是埋了泥鳅，还是黄鳝，或是水蛇、蚂蟥。他的眼睛比别人都尖。别人在那里过来过去，都没有看见。他扫一眼，就看到了。一下水，就肯定提上来一条，或泥鳅，或黄鳝，十拿十稳。所以他每天从田垌里转回来的时候，锄头把上就吊了一串用狗尾巴草穿了腮的泥鳅黄鳝。进屋不久，他家灶屋里就响起滋滋啦啦爆炒鳅鱼的声音，同时有一股香味就喷出来，香满村巷……

扛一把锄头，蹬一双凉鞋，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，锄头把上吊一串用狗尾巴草穿起的鳅鱼黄鳝，风里雨里地在田垌里走——湾里人提起村长，立即就想到这样一个形象。

兴德爷这村长是当得有年头了。他把这一块地盘经营得熟透了。

兴德爷实在是个十分尽职的村长。但凡上头下了指示，无不尽力贯彻操办。然而除了搞运动，抓斗争，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？

这几年他却办成了值得一提的两件大事。

一件事是修水库。

那年闹旱灾。神堂湾的地势，是个簸箕型，一边高一边低。高处是万叠山岭，低处有千亩良田。万山丛中只有瘦瘦的一条溪水蜿蜒穿行。天不下雨，溪水一干涸，千亩良田就都成了高岸田，坦裸着让太阳干晒。因此，这地方常常干旱。那年，一晒晒

了六十四天，田里的拆开得像牛膀。好多人家都只收回了几把稻草。有的人家连稻草也没有收回——懒劳得那个神，不要了。没有收到粮食，全湾里好像给大火过了一道，一片焦萎，看不到活气。兴德爷嚼着政府拨来的救济粮、返销粮，没有一点味道。人就这样过着真是太没有味道了。为什么就不能改变一下呢！其实，只要在背冈岭上修一座水库，就行了的。兴德爷狠了心，要在背冈岭上修座水库。

要修水库，光靠自己湾里的力量，无论如何也不够的。兴德爷把时禄请回湾里来（那时候时禄还在一个小学教书，还没有退休），两个人商量了一个晚上，给县里打了一个报告，请求解决一些资金和技术。报告送上去，一等半月无回音。兴德爷等得卵扯，一打听，说是县里这类报告接得多哩，哪里顾得过来。兴德爷连夜上路，大步大步走了一百多里，到县城时城里人才刚刚吃完早饭不久。他到县政府去找县长。年轻干事拦住他，说，正在开县长办公会，不见客。他待了一会，想一想，县长们都在这里，不是正好么？就鼓了鼓气，拍掌敲开会议室的门，一头闯了进去。他直板板地耸在会议室中间，不管不顾，转动着脑壳就说起来：神堂湾如何地势，如何旱灾，农民们如何遭灾受害，如何采蕨根磨粉做粑粑充饥，如何卖掉鸡婆跑六十里路挑返销粮……说到后来，伤心动怀，声泪俱下，语不成调。在座的县长个个动容。

这天的县长办公会，正巧是研究水利问题。县长当即决定：会议拉到现场去开。于是，兴德爷就作了向导，坐在面包车的前座上，引着县长们到了神堂湾。县长们顶着烈日踏勘过现场，在饭桌上就拍了板，都同意了给神堂湾一些资金，并通知水利局提供全部技术资料。

兴德爷喊拢湾里的人开了个大会。开过会，就卷起铺盖一担挑着，带头上了背冈岭。他这次把全湾的人都督上了阵。山上用

杉条树皮搭起窝棚。天光做事，夜了，中壮年汉子就在窝棚里踹拢腿困一觉，老人、妇女、小孩，回湾去。见天一早，兴德爷从山上下到湾里，筛锣闹醒大家。兴德爷知道，这大坝无论如何要在来年浸种育秧以前筑好。到时候完不了工，各自回家整田下种，人心一散，再要箍拢来就难了；而且，大坝筑到上不上下不下，端午水一暴发，只会前功尽弃。他把道理给大家讲了，自己拼出命来干，也催人人拼命干。

兴德爷真正是拼了命干了。他是整个工程的指挥长，一千多两千个人，要由他调摆。每天还要到最苦的土方队当一个班。一个人做了两个人、三个人的事。他一天只睡三四个钟头。有时不睡。

一千五个月。

从十月份动土做到来年三月。大坝筑成了。兴德爷瘦成了一蓬骨架子。

水库当年就蓄了水。有了水库。神堂湾再不怕天旱，年年有了饱饭吃。这是兴德爷为湾里办的第一件大事。

还有一件事是办煤矿，在修水库之后。

煤矿是兴德爷一家人先挖起来的。他本来是要约同湾里人一起开办的，可是大家没有经验过，怕挖不到煤，白费工，谁也不干。兴德爷就带起几个崽，搭钱带米，日夜轮班，脸乌手黑地挖了三个月。到一百天头上，挖出煤来了。煤质还料想不到地好。出煤不到一月，就填还了本钱，还干赚五百块钱。兴德爷拿这五百块钱给几个崽和媳妇各做了一身涤棉衣裤，给自己和老婆也做了一套。一家人穿起新衣服在湾里走一圈，把一湾人的眼睛都晃花了，也把一湾人的心思都搅动了。这时候便有湾里的人找到家里来，曲里拐弯地请求入伙。兴德爷想了想，说声：“要得！”干脆把煤矿交出来，变作了村办的。已经挖出煤的煤矿交给大家办，这不是白白把到手的钱财拿出来给大家分么？这真是好蠢好

蠢的蠢事。兴德爷的几个崽和媳妇都反对。然而兴德爷说出了口的事情，崽和媳妇是能反对得了的么?! 兴德爷还是把煤矿交给湾里了。他让湾里每户人家出一个劳力到矿里做事，同时又砍来很多松树杉树，集资买来绞车，扩大窿口，将人分作四班，热热火火地干起来。

年底分红，户户人家收入过了千元。

此后，煤矿一年比一年红火，收入渐多，神堂湾里一栋一栋地矗起了好多新房。湾里置了碾米机，建了篮球场。湾前头的水井上头，盖起了一溜长廊，遮阳挡雨，妇女们随时可以过去洗菜洗衣。电也有了。一到晚上，湾里就亮得好像一座纸灯笼，透明透亮。家里的饭桌上，常常摆出了瓶子酒。

兴德爷办的两件事，真是实实在在的两件大好事。修了水库，再不愁吃；办起煤矿，人人口袋里随时拿得出钱。整个神堂湾都活起来了。湾里人原先喊他：“兴德伯”，或是“兴德哥”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就变成“兴德爷”了。

湾里人真是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兴德爷。兴德爷走在村巷上，常常会从旁边门洞里闪出一个人，拉他进屋，喝两杯酒。谁家来了客，谁家杀了猪，谁家办红喜事，谁家起屋上梁，都来请他去坐上席，鸡头鸡屁股首先夹到他的碗里。逢到年节，家家给他送粽子、饺粑、馓子、踩糖、花生、红枣、涂了红的鸡蛋，还有新鲜瓜果。大年初一，来给兴德爷拜年的人一队一队，鞭炮声从早到晚爆响不断。

兴德爷在神堂湾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。湾里的大小事情，他说了，算数。湾里人都愿意听他的。人们都不能设想，不听他的，还能听哪个的呢?! 有次，县里计划生育工作队到了湾里，拉出几个超生很多子女的妇娘，便要开刀问扎，做那终结繁衍的手术。妇娘的男人都出来了，他们的兄弟叔伯也出来了，一堆一伙，围住工作队，扎手捋膀，凶凶噻噻，不准动刀子。工作队没

有办法，找到兴德爷。兴德爷让他们先喝杯水，自己蹬上套鞋，站在自家门前台阶上，喊住一个小把戏，吩咐道：“青瓜，你到毛狗家里去，问他们一声，还要不要我当村长哩。还要我当村长哩，就放自己的妇娘去割一刀；不想要我当村长了哩，他们爱怎样就怎样，我也就不管了！”喊过了，兴德爷回转屋里对工作队的人说：“没有事了。你们只管去扎吧！”工作队的人疑疑惑惑地出去一看，果然，小把戏跑去把兴德爷的话一传，在场的个个哑了喉，当下就把妇娘一个一个扶上了手术台。

兴德爷很懂得了自己在神堂湾地方的分量。他仍然无事就出门去，扛一把锄头，蹬一双凉鞋，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，在田峒里逡巡。他的目光霍霍四射，他的脚板踩在神堂湾的地面上，心里便冲冲地氤氲着一种快意，激扬不已。他的一双脚把一条大峒都走熟了。回得家，他常常坐在门前坪里，面前摆一张小方桌，喝一口糯米水酒，嚼着爆炒鳅鱼，望一望湾里高低参差的瓦脊（他家的地势很高。他家空坪四沿的墁石，比湾里的两层楼房的屋顶还要高），眼眉间的皱纹舒舒展展。每天晚上他都睡得十分香熟，摊手摊脚，鼾声雷响，一觉困到大天光。

常常喝酒，嚼油爆鱼，心境快畅，没有理由不发胖，于是就发胖了。兴德爷胖得像一尊弥勒佛了，对很多事情都持了宽容态度，对一些事情有点不在乎了。

湾里人趁夜抢来的那尊中王，兴德爷总有点不放心，偷偷去看过。看过了，也就释然了。那样一坨石头，七不像八不全，值得花那样大气力去抢么？兴德爷在心里笑着，摇着头，走开去。

三

中王安置在了蛇形淖子的正中间。这里是一块小小的平地，地势十分平坦。过去盖起过一座庙。可是庙一起来，湾里的畜牲

就都哑了喉。从早至晚鸡不鸣狗不叫，整个湾里死气沉沉，闻不到一点生机。赶紧请地生搬来罗盘细细察看之后，就把庙拆了，恢复原样，神堂湾才活过来了。以后请来了菩萨，都是露天摆放着，让菩萨直接承受天露雨泽。

别说中王只有一截腰身，它在人们的眼中、心中却是完整的，是活的。人们照样地对它奉献出无限的虔敬。将中王在现位置上安放好了，又在菩萨面前设下一个檀香炉子、一个油灯座子，在菩萨左前方的树枝上吊好一个铜铃铛，众人跪下齐齐地磕了三个头，就都散去了。

毛狗随了母亲桶婆回到家，却见母亲不去灶边搞饭，只像壁虎一样急急地爬上楼，从屋梁上解下一捆用薄膜纸包紧的线香，数出九根，又放下小红蜡烛，分出三枝，一并抓着从衣摆下兜进衣襟里面揣着，匆匆跨门而出。

毛狗追出门问：“你又到哪里去啦？不种肚子了啊！”

桶婆掉头压低声骂他：“喊尸喊冤啊！”

毛狗还道：“我问你啊！”

“我怕你还要打雷筛锣来问哩！死崽！——你没有看到我赶上去给中王菩萨烧头道香啊！”

“好啊好啊，烧头道香！”

“还喊还喊！给兴德爷听到了，砍你的脑壳！”

“兴德爷莫不还不准烧香啊！——我也去！”

“你要去就跟我屁股后头走，只莫做声！”

毛狗就低垂了头，跟定母亲傍了墙脚无声地疾走。

蛇形淖子静无一人。太阳还不高，晒在身上热热的。毛狗一头闯进蛇形淖子，树影便软软地缠满全身，眼前一暗。毛狗感觉到有一股阴风慢慢地推过来，擦着他的脑门、喉咙、膝盖、脚趾脑，揉过去了。蛇形淖子毛狗过去经常来，哪次进来，都没有过这种感觉。毛狗身上的汗毛一齐乍耸起来了。

毛狗惊恐地转头望望各处，一双脚也不知是落在地上还是没有落在地上了。

他赶紧去望中王。中王仍是无声无息地竖着。他又去望母亲。母亲已经给灯盏注满清油，将九根香分作三炷插在檀香炉里，三枝蜡烛也插好点燃了。几股烟扭结着扯上来，凝定了一会，忽然一荡，分作两匹霎时便将中王缭绕起来了。

母亲招手叫毛狗过去。这时毛狗一点也没有了嬉耍的意绪。母亲叫他敲三声铜铃，他就连敲三声铜铃；母亲叫他点亮灯盏上的灯芯，他就点亮灯芯；母亲叫他脸朝中王跪下，他咚一声就矮下去了。

母亲也挨着他跪下了。磕过三个头，老人家就唇摇嘴不动地念诵起来，咿咿唔唔，咕噜咕噜。毛狗听不清，也听不懂，心里便躁。

毛狗问：“我念什么啦？我念什么啦？”

母亲说：“你想要什么，你跟菩萨讲。”

“我想要什么呢？”

毛狗仰头翻起白眼想了想，咕嘟一句：“我想要十块钱！”

“想要什么？大点声讲！”

“我想要捡到十块钱就好！”

“呸啾！鬼崽子，菩萨面前，你——好好许愿！”

“噢——我晓得了，许愿就是——要是给我捡到十块钱，我提壶米火酒来敬你！”

“起开！没名堂咯！”

走在回家的路上了，毛狗想起来就好笑，问母亲：“做什么要抢到烧头道香？”

“什么事情不是抢到‘头道’就好？连喂猪都要抢头窝崽！”

“烧香就烧香，做什么还要敲铃子？”

“那是敲铃子啊？那是敲钟！你不晓得就不要乱哇！”

“好，是钟，是钟。——那敲钟做什么？”

“不敲钟菩萨晓得你来了啊。”

“喔，敲钟就是报讯噢！”

“就是报讯！”

“那点灯呢？”

“你在夜里走路也要点个火照到亮啊！”

“我晓得了！我晓得了！”

毛狗乱点着头，很兴奋。“我烧了头道香，敲了钟，点了灯，下了跪，还许了愿的，看菩萨灵不灵，给我在哪里捡到十块钱！”

毛狗四下乱望，又笑得拍手跺足，兀自头前去了。

母亲就在心里叹一声，怨道：“毛狗崽呢，你也‘种’三十几年饭了，女崽都戳起禾杆高了，还这样乖不乖蠢不蠢，哪样得煞尾哟！”

一路到家，没有捡得一分半分钱。毛狗倒也没在意。这种事，你怕是当得真的么？毛狗看清锅里还罩着现饭，就揭开坛子盖夹出一碗腌菜，送三碗饭下肚。吃过饭，又从水缸里挖一瓢水灌了，就慌慌地上工去了。

一伙人在湾口鸡枫树下等齐了，便一起往山那边的煤矿走去。毛狗说了跟随母亲烧香许愿的事，众人都随着笑了一回。

说说笑笑，过峒上坎，到老鸭冲，毛狗憋紧了尿，就退到路旁，刚下裤头，对着坎下的乱草一阵扫射，再用点射收了兵。毛狗勒紧皮带，眼睛随意地一瞥，忽然瞄见茶树林里几块花斑一闪，赶紧盯死了看，心里便涨起一阵狂喜：一只黄皮麂子。麂子崮了脚，正借了茶树的遮掩一拐一拐地往山里走。毛狗双手撑地滑下坎，随手摸到一根树棍，紧紧攥着，弯矮腰往前跑。黄麂子感觉到了威胁，撒开蹄子跑起来。毛狗也跟着直起腰，震天动地地吼喊着：“啾——啾——”打起飞脚紧追。看着看着逼近了，猛然感觉到手里的短棍，就猛朝前打去。一棍中的。棍子砸在麂